

没买过车子，没买过房子，我买过最贵的东西，是梦想

打工旅行

一年实现一个梦

吴非 ● 著

老人要显得年轻
年轻人要与众不同
这是我和父母共同的间隔年
边打工，边旅行
世界没变，我变了

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

打工旅行

一年实现一个梦

吴非●著

中信出版社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打工旅行：一年实现一个梦 / 吴非著. —北京：

中信出版社，2012.2

ISBN 978-7-5086-3178-3

I . 打… II . 吴… III . 游记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63141 号

打工旅行：一年实现一个梦

DAGONG LÜXING

作 者：吴 非

策划推广：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：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：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：880mm × 1230mm 1/32 **印 张：**11.25 **字 数：**200 千字

版 次：2012 年 2 月第 1 版 **印 次：**2012 年 2 月第 1 次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86-3178-3 / I · 271

定 价：39.8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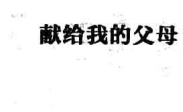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网 站：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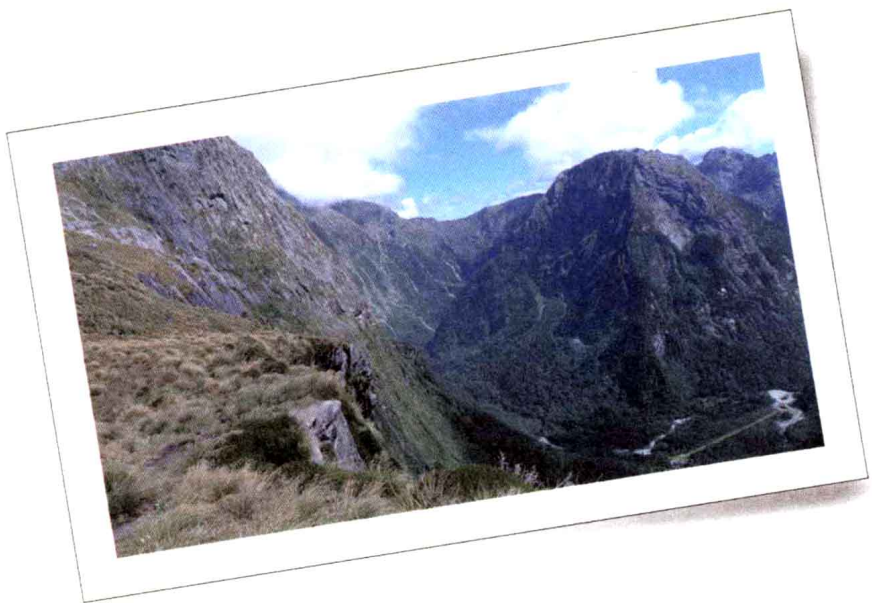
投稿邮箱：author@citicpub.com

服务热线：010-84849555

服务传真：010-84849000



献给我的父母



目录

自序 —— 001



第 1 章 —— 001

五月 上海、奥克兰



第 2 章 —— 039

五月 奥波蒂基



第 3 章 —— 073

六月 法卡塔尼

第 4 章 —— 091

六月 内皮尔、黑斯廷斯



第 5 章 —— 111

七月 芒高拉帕



第 6 章 —— 135

八月 内皮尔



第 7 章 —— 149

八、九月 北帕默斯顿



第 8 章 —— 191

十月 汤加里罗火山、欧若阿河谷



第 9 章 —— 219

十一月 奥克兰、黑斯廷斯



第 10 章 —— 231

十二月 基督城、苦肉、克罗姆维尔



第 11 章 —— 251

一月 克罗姆维尔



第 12 章 —— 289

二月 南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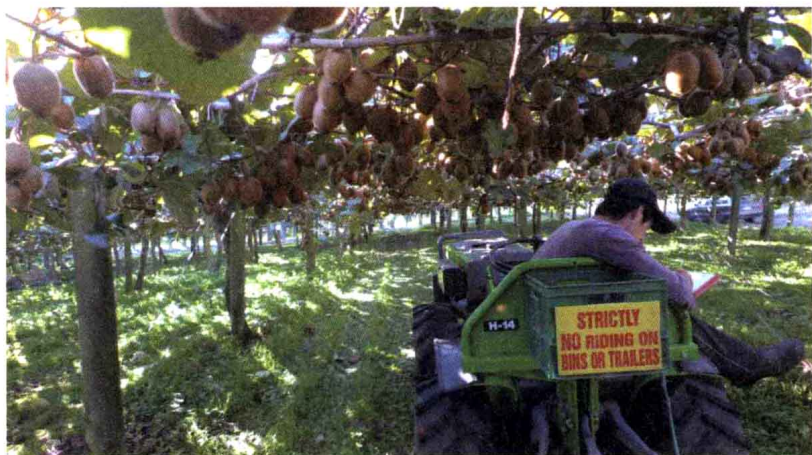
第 13 章 —— 303

二月 在路上



第 14 章 —— 321

三月 莫图埃卡



自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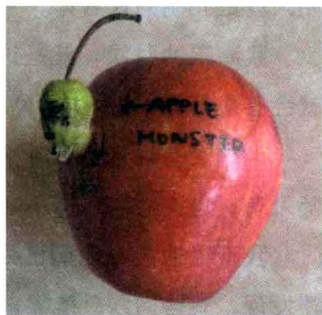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八四年九月 上海

我的出生是无数偶然的结果。
无数的偶然是什么？

27年后我在新西兰的苹果树上，在包装厂里，每天经手几万个又红又绿的苹果，我忽然发现每个人，每颗苹果，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有的苹果块头大点儿，有的苹果皮肤好点儿，有疤的味道也许一级棒，光鲜亮丽的也许心早就烂了——这是人和苹果的共同之一。

明知如此，还是会想与众不同，仿佛那样就可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——这是人和苹果的区别之一。

想起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和这些苹果没有什么差别，都一样被更大的手玩弄于股掌之上——这是人和苹果的共同之二。



◎各种苹果

幸而我还能做些什么来对抗这种不由自主的人生——这是人和苹果的区别之二。

无数的偶然成必然，可那是我出生以前，是上辈子的事情。这辈子，我该可以自己做主吧。万一下辈子做了苹果，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。

出生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苹果，长大以后，我们开始成人。有个成语叫长大成人，其实未必。

从苹果成长为人还挺难的。

一九九八年 江西

那年我高一，我的成绩得倒着数，才能名列前茅。我自己心里别提有多着急了，觉得前途黯淡，对不起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更主要的是没办法成为社会栋梁。这样的情况到了高二已经完全改观，和老师叫板，和纪律死磕。成绩？成绩只不过是干坏事的挡箭牌罢了。到高三，就几乎整天傻乐。

人生是什么？人生就是用三种方法解同一道数学题，而且其中至少有一种得是没人见识过的。人生就是无知无忧无畏，以为明天就是光明的代名词。

我高三的时候，就是这么单纯地相信，只要念最好的大学，就会有最好的人生。

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最好的。父母没有，老师没有。也许他们同样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。

我不怪他们，他们已为我付出了很多。更重要的是，后来我才发现，有些问题只能靠自己寻找答案，别人怎么教都没用的。

二零零一年 上海

我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上海最好的大学，如我父母所愿。我是被第一志愿录取的，可填写那个志愿的人并不是我。

真好笑。

这一切让我觉得念大学就是个笑话。还没准备好呢，就被推上台了，而且台下居然人人鼓掌。

我的大学是从这样的惶惑开始的，后来我和其他人一样，逃课，打游戏，谈恋爱，通宵复习，然后挂科。大学这么折腾，我觉得完整了，没有遗憾了。可毕业的时候我才惊觉，四年大学生活我究竟学到了什么？我为什么念大学？我的脑袋和牛胃一样，同样的东西，四年了还在反刍。

可牛终于还是吃下了草，挤出了奶。我和牛刚好相反，使了吃奶的劲儿，挤出一个字，草。

二零零五年 上海

毕业了。其实我并不打算这么快毕业的，因为毕业了也不知道能干什么。那年的一月份，我加入了考研大军，经济学方向，大家都说这专业工作好找，收入也高。我觉得这是根救命稻草，赶紧抓牢。绝望是希望的放大镜，迷惘是谬误的哈哈镜。

一个人连自己为什么要做一件事都搞不清楚，如果成功，那是脚踩了狗屎。

我果然没有考上研究生，不得不面对那未知的社会。

和大多数不知道领带该怎么打才饱满精神的愣头青一样，我

误打误撞，进了一栋倍儿有面子的写字楼，怎么有面子？嘿嘿，站在透明的幕墙后，远眺林立的繁华，近看玻璃上自己的面孔，比黄浦江还宽，这面子忒大了。赶紧收摄心魄，该干吗干吗去，获领导首肯，与同事和谐。

到2008年，套用电影台词，我自以为是地进入了事业的上升期和感情的稳定期。我一看当年身边的伙伴，呵呵，大家还在，有的上升得早些，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；有些稳定得早些，我看着他们的合影。总之，心里踏实了，我的未来不是梦。然而我犯了一个错。不会做梦的人是不会有梦醒的一天的。我睡了这么久，居然是在做别人的梦，人家说同床异梦可怕，要我说，异床同梦才真可怕。我们读书识字，毕业找工作，为了经济独立，然后才可以人格独立。讽刺的是，为经济独立而奋斗的每一个人都变得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

那一年我和初恋分了手。被溶化的青春淋了个透心凉以后，眼耳口鼻心仿佛初降于世，我也开始第一次检阅那个频频敬礼的少年，是不是站错了阵营。

我发现的第一件事是，我可以安全温暖地在公司继续努力不断奋斗，然后成为一个主管，手下有人；之后成为一个房奴，背上有债。再往后，就不知道了，没准儿当个经理什么的，衣冠楚楚地做人。

我发现的第二件事是，我知道现在的生活我不想要，但并不知道我想要什么。这让我很苦恼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没有牛也没有羊。何去何从，我想是大部分同龄人一直在思索的问题。仅仅是思索，恐怕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，寻找的过程，一定是先动脑再动手。毕加索，绘抽象画，那也得上手。

从抽象画开始吧。等某天画到醍醐灌顶，就开始转行改画工

笔画，画一个清晰无比的人生理想出来。

究竟是哪个混蛋家伙发明了理想这个词？理想什么时候是想出来的？

二零零九年 上海

一团糟的本命年终于过去了。好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尚存一些热爱，比如推理小说。年底的时候，我的身份有了微妙的变化。我是个业余的译者，是个玩票的版权经纪人，是个貌似有货的图书策划。在完成了第一本小说的翻译，第一笔版权的交易和第一套丛书的策划后，我感到人生尚有些意思。

人活着，总需要些寄托的。比如，一些让我们坚强和充实的爱好。这些爱好可以在机遇出现的时候，变成我们的事业。

2009 年刚开始，我离开住了多年的家，搬去公司附近的静安别墅。从静安别墅出门，沿着南京西路步行 5 分钟，就到了写字楼下。

我的父母很反对这件事。从最初我小心翼翼地试探起就很反对。

“住在家里有什么不好的？”

“是不是长大了，觉得不需要父母了？”

“出去还要多付房租，这些钱省下来不好吗？”

“在家有做好的饭菜，你工作这么辛苦，出去还得自己弄，太累！”

他们的理由和架势，让我觉得任何辩解都是无情的证据，而且我讨厌说服人。后来，我反复琢磨，最后我给他们算了一笔账。

每天上下班，从杨浦区到静安区，来回需要两个多小时，两个小时，我可以翻译 2000 字，按行业标准算的话，也能挣个百十来块。一个月就是 3000 元人民币。

“房租才多少钱？”我问他们。

他们不说话了。大概觉得我说得有理，住到外面反而更划算。

上海是个大城市，在大城市里讨生活都不容易。我的父母为了我，从江西来到这个地方，对此深有体会。对于未来的压力，他们比我更大。说了那么多理由，其实父母最担心的是钱，最想要的是我过得好。

我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搬走了。周末回家，母亲说：“让你小子骗了，你上下班的时间省了，洗衣烧菜打扫房间的时间怎么说？”

木已成舟，我嘿嘿地笑。

我和父母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和空间，我每周回家一次，有时候是半个月。每个月有那么几天，我自己烧菜，大部分时候不是陪客户就是在外边草草地应付了事。我本来可不是这么打算的，在我的计划里，要用独居锻炼厨艺，后来证明这就好像带着课本回家过暑假一样，都是扯淡。没有几个人像自己想象中那么热爱厨房的。这个道理我在新西兰才真正明白。

我们渐渐习惯了这样的日子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母亲每次打电话都要问：“今天吃过了吗？吃了什么？”还有诸如此类的问题，后来就是：“周末回家吗？”

“不回，下周吧。或者下下周。”

现在回想起来，这样的生活状态，是一种前奏，这让随后发生的一段长长的离别不那么突兀和难以接受了。贯穿其中的对话

则变了。

“什么时候再打电话回家？”

“下个月吧。下个月的这个时候。”

生活啊，就是这样在不经意之间朝着你想要的方向走下去的。当童年的我捧起第一本书的时候，没想过有一天自己的名字也能跃然纸上。最重要的是，永远别湮没自己心里的声音。

在新居住了两个月，春天来了，南京西路的梧桐树，一点点绿了。每天上下班的途中，我看着这些新生命告诉自己，这会是美好的一年。我感性起来不要命，不过南京西路的景致显然很对我的胃口。

4月的一个晚上，我在家上网，微风和野狼这对年轻夫妻的环球之旅已经到达新西兰。一个很美的小岛——这就是我对新西兰的全部印象。两年后，我看到世界地图册上的这个岛国和密密麻麻熟悉的地名，几乎有泪要流下来。究竟需要累积多少回忆和爱，才能够在一瞬间让我感动至此？那些不自知的温暖昨天，竟然让春天延长再延长，长得让我相信花儿会一直开，鸟儿永远自由自在。

和很多人一样，我羡慕微风和野狼。周游世界，听上去多酷啊。可我怎么就没勇气把工作辞了？我真没用，我咒骂自己，骂完了第二天继续上班。

4月13日晚上，这对神仙眷侣写下了新的日志：

在这里，遇到一个刚刚20岁出头的香港男孩，独自一人拿着相机和三脚架拍照。他已经在新西兰待了8个月。拿的是打工

度假签证，一边打工一边玩。打工攒了钱，就带着地图走新西兰的经典徒步路线……

出来旅行这段时间，我们遇到很多拿着打工度假签证的人。对我们来说似乎很难实现的周游世界，对西方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件颇为自然的事情，即使不是“周游世界”，他们也会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去别的国家旅行。

我和大野狼很是后悔：为什么不早点儿知道还有打工度假这样的签证。更极端一些，我觉得也许大学毕业后不该急着找工作，在各国游历，增长见识，开阔眼界，也许对以后就业更有益处。而且，拿着打工度假签证，可以自己打工养活自己，也没有给父母增加额外的经济负担……

看到这里，脑袋里嗡地一下炸了，世界放射出新的姿态，我



V<NZLWU<<FEI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<
G200804572CHN8409296M1006227<<<<<<<<<<<<<<<<

◎ Working holiday visa, 打工度假签证, 约定了为每个雇主工作的期限和前往新西兰的期限, 入境后有效期一年, 可延签三个月。

知道自己该干吗了。

活到了 25 岁，这是我第一次处置自己的人生。我们都有这种权利，可是我们未必有勇气。我们的勇气早就在被安排好的一帆风顺里，或者在被预言的随波逐流里，被我们遗忘，不再愿意想起。

然而我终究还是寻回了我的子弹，并且放进了腐朽的胸膛。我后来一直挺感谢这对夫妻，因为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个最终鼓起勇气的契机。我始终认为，很多人也有反抗现实的愿望，也为此累积了一定程度的勇气，但是我们周围太缺少让他们鼓足勇气迈出第一步的契机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在国外很普通的一件事，在国内不仅需要决心和勇气，更需要运气。

2009 年底，我问妈妈：“你这辈子有什么梦想？”

她想了一下，说：“都这么老了，还谈这个？”

“你必须回答我，我很认真的。”

她又想了更长的时间，然后说：“想要去香港。总觉得那是个很好的地方。”

“哦？为什么？”

“也没有为什么，只是小时候开始就有这样的印象。”

我说：“那我们就去香港。”

梦想的实现是美好的事，能够帮助我爱的人实现梦想，是我的使命。

我和她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像朋友一样说话的呢？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！

几天以后，我们去了香港。

我问我妈妈：“如果明天我死了，你能不能接受？”

“不能。你还年轻呢，别瞎说！”

“那你还能好好活着吗？”

“应该可以吧。”

“如果明天你死了，我可以接受，但是我肯定活得很糟糕。”

我没有开玩笑，我忽然发现如果父母离我而去，我没有信心可以一个人对抗生活。想要获得一个人也可以生存下去的智慧和勇气，比什么都难。这个愿望剧烈地膨胀，把我的安全感迅速挤出身体。

春节我和一个做投资的朋友阿朱去了北京。到北京的那天碰巧是情人节，我们在空旷的东三环桥下走着，找一家叫国贸烤翅的店。北京的夜晚始终不及上海热闹，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次到王府井的那个夜晚，才9点钟呢，路上就没人了。我当时怀疑首都遭到了不明黑洞的袭击。

这天晚上也一样，两个单身大男人走在情人节的夜色里，路上没有见到任何一对情侣。黄色的路灯一盏盏从我们头顶过去。一年后，我身边的人换成了台湾女友，划过头顶的则变成一颗颗流星。

阿朱知道我已经决意要走，但他还是劝我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回国以后能做什么？”

“想过啊，”我说，“但是没想出来。”

“你会不会太冲动了？”

“我都冲动了快一年了。”